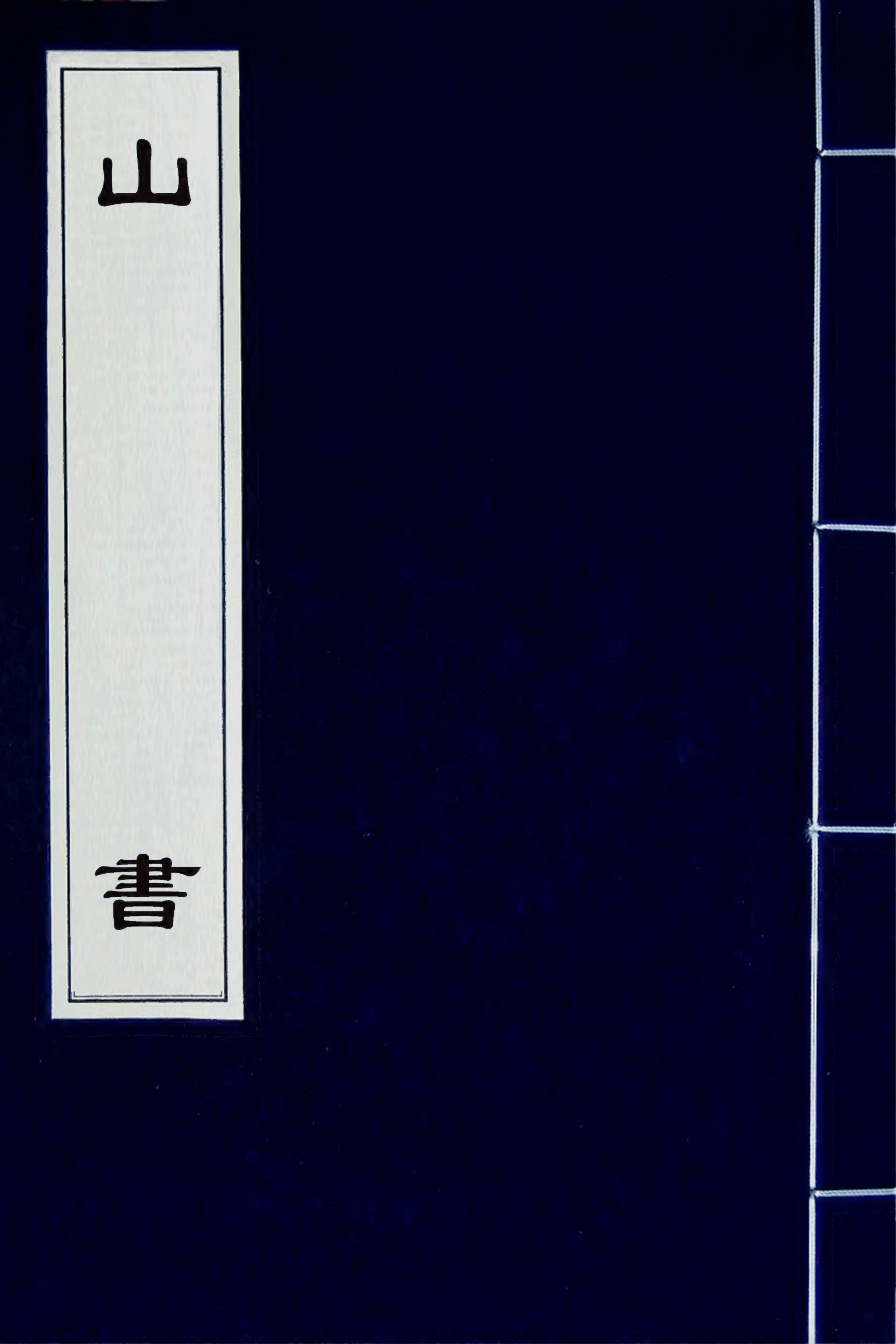

山書

山書第六卷

致治求賢

崇禎六年正月諭祖制設科取士專為致治求賢近來士習日偷貢舉失當人才鮮少理道不振此皆由督學司教各官董率乖方培養無術盡失舊制初意以致朝廷不獲收用人之效朕思士子讀書進身乃人才根源必宜首重德行幼學壯行如生平果係孝弟廉謹自然臨民時不貪不欺盡忠竭節何必專攻文藝摸會與及

提學勅書內政尚行誼以勵頽俗不專論文優劣開載甚明近來通不遵行至小學諸書及州縣各有社學原欲養蒙育德敦教儲才近則全不講究興舉其士子自童時入塾以迨應試登科只以富貴溫飽為志竟不知立身修行忠君愛民之大道如此教化不明士風吏治安得不日趨卑下朕惟祖宗朝求才用人原不盡拘資格科目至考試文藝祇遵祖制起敝還醇童子必入小學過試先查德行自重儒以及鄉會須有實跡方許入

場屋日敢行考官挨論酌古準今宜有法則規條頒布遵守又教官為士子師長化道最親舊制甚重近來以衰庸充數教術全廢此尤士子不正之原今須設法與起着吏禮二部同都察院及該科詳議具奏至四海之大豈無潛修碩德積學弘才清直倜方實堪大用者吏宜特拔一二以示風勵至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須應先歷推知并着酌議來行

士重德行

正月禮部尚書黃汝良疏言按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先六德曰知仁聖義中和次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次乃及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可見德行在六藝之先也孔門以四科程及門高弟首曰德行次乃及言語政事文學可見德行居四科之首也比及漢唐宋以制求詩賦經義取士雖寖非古初然而賢良方正經明行修之舉未嘗不相輔而行我國家因時變通設科試士程以制義分為三場然高皇帝時首重德行意尤

恭切列聖相承率循斯軌所以三百年來士貴名節人重清修即應試之文多醇正典雅無非道德所發揮即文章亦德行也乃邇來習尚淩夷風俗靡敝行誼既乖文章亦舛禮義廉恥俱嗤為贅談背公營私相沿為故事世道人心收壞至此極矣宜聖心穆然有德行之思也竊謂取士固宜先德行而尤首在豫養方今士習久錮驟挽為難則惟有豫養一法昇在易之蒙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伊訓列三風十愆以儆有位而

總其要曰其訓于蒙士蓋係養于蒙則教易入而德易成以之修身自可以果行育德以之入仕自可免三風十愆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者也古之教官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順序漸進無非先勖以六德六行而後及六藝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之教者自少至長自長至壯所習學者皆呫嗶文藝之事所經營者皆富貴溫飽之圖一旦登第為官竟不知德行為何物無怪其四維不張而百事決裂也合無勅下臣

部劄行各省直學臣列為條教頒下府縣塾師供稽召于官有能以孝經小學教育童蒙俾之入孝出弟無忝小子有造者塾師榮以衣巾其子弟敢頑而不戒戒者塾師有罰教官有能以規矩準繩表率子衿俾之飭躬勵行斌斌成人有德者教官注以上考其生童入試須令州縣教官各取保結無過犯方准進場有敗倫而失簡舉者教官與州縣官各有罰至于提學一官尤為宣上率下機要必于文字外加意作興實能奉行勅書者

查參紀錄如彰癉不明勸懲無法提學官有罰乃若舉貢生儒及山林隱逸有篤學不倦秉誼由衷砥礪潛修志行邁眾者府縣官覈實申之督學督學覈實申之撫按撫按覈實奏于朝覈實而旌表加焉其尤殊高等者將加徵召如洪武中陶安等天順中吳與弼等故事果稱得人舉主紀錄否則舉主亦與其罰至于廟堂則廣勵有位尤當以德行為先大抵進廉而斥貪抑躁而奬恬責名節重清議如此則父兄子弟所勗勵無非為德

行之事耳目見聞所榮羨者無非德行之人士風庶可
挽偷而還醇世道庶可反邪而歸正風習可袪而太平
可幾矣

尚德緩刑

正月南刑部主事曹全號言竊惟是非者天下之公心
偏用之則徼幸者生端而擬議無已賞罰者人君之大
柄輕施之則習視為固然而感勵不靈以令人心懈弛
吏道陵夷之秋而概以尚德緩刑之說雜陳于左右臣

知其無濟也然臣在刑言刑所求于聖明者惟欲用法之平且當耳以今觀之竊有憂焉皇上所與共理天下者二三執政也自錢龍錫以輔臣下獄而政府畏罪一味柔隨即安危大事囁嚅莫敢發口矣所與綜核庶政者六卿之長也自易應昌以執法重譴而士師懼禍巧用揣摩即貽然爰書而游移莫能自主矣詞臣者啟沃之資也自楊世芳劉必達以闕文枸鼓置之司敗而主試一席人皆視為畏途矣監司守令者郡邑之綱紀也

友廳選力捍危疆聲名甚著偶掛彈章幾不保身王忠
孝清操自矢囊無尺縑禮教稍疎隨被逮訊而保障者
無必死之志飲藥者懷不測之虞矣諫臣之設欲其舉
賢薦隱也王績燦矣孰御史彥方以薦揚縲絏而言路
吞聲雖有正人端士不敢入告矣直言之旌欲其糾慝
不避也獨發廠衛之許國榮以鉛斤落職抵觸閹寺之
金錠以甄門禍遂甚而禹思理馮烊諫用中清雅有風
亮以不相涉之草場累月条鞫而危言賈禍胥小盍肆

其鋒頎士莫措其手足矣夫三代之世坐石垂綫而民
知耻者罰當其罪也叔季之時深文峻誅而下不辱者
罪浮其實也煌煌聖世雷霆日赫而恬不知警至矯激
之士借以為名高詭怪之徒因端而飾説可不為深省
乎且皇上今日而欲行法也則內臣之遣无不可不慎
也何則內臣不出則雪霜雨露皆為君恩內臣既出則
兵刑矯竊半歸中貴今者大小臣工毛髮細過一經指
摘罰不踰時而張彛憲鉅萬贓私悉置不問邇臣餉𢿱

參交互就榜掠而王坤同行掩飾反蒙優詔然則內臣有功而無罪有賞而無罰有卿殿之權而無斧鉞之際將來驕張又奚所底止乎海內元元誰非赤子內外人臣誰非耳目平則萬物皆安不平則百職俱墮臣身在南雖無言責而臣職惟刑實有官守用是據見敢陳伏懇聖明察其狂瞽將昭廣大既沛好生之仁復開使過之路庶執政攸司益詳于明允卽蒙譴諸臣彌勵乎浩蕩矣

有司貪虐

二月諭近來民窮盜多皆由親民之官貪殘所致安敢民財彌縫上司打點京要所以舉劾不當用舍大非貪人得志小民愈苦若撫按官甘心報負終亦當逃法網通聞近畿州縣未徵錢粮先比火耗又于火耗之外巧立公費名色又聞不論罪否概加罪贖取民物不償價值或因民間小事故大其罪以便嚇取或聽胥役顛倒是非任意刑詐甚至逞忿貪功酷甄無辜種種害民難

以悉數即着巡按御史速行體訪不論見任離任據實具奏不許但憑道府黨庇隱徇朕如別有所聞一體究論不饒前項弊端省直俱同都察院即通行傳飭

內閣內臣黨比

二月大學士周延儒以宣府閱視內臣王坤疏劾乞罷時傳溫體仁欲攬首輔授指于坤逐之給事中傅朝佑疏言夫公論國之元氣也故為臺諫者以天下公論為至臣讀王坤一疏為岌岌乎有履霜堅冰之懼也昔太

祖高皇帝垂訓有曰爲政必先謹內外之防庶得朝廷
清明紀綱振肅大哉王言實萬世治平之鑑歷漢唐宋
以暨我朝其間治亂相尋往轍未有或易之者也我皇
上慮周遐境用王坤監視豈大而未嘗令其操砰劾之
權司中朝之議論也乃一黍所黍近且寖淫幾于閣臣
試思閣臣之工吏有何人日進不已長此安窮是幾于
輕朝廷矣易有之由來者漸言不可不辨之早也縱令
閣臣有過朝廷有闕上有兆垂下有淸議令朝廷耳目

之司不乏人及今中官浸言天下事書之史冊具何以昭示子孫而傳後世哉臣于是不能不為首輔咎焉當道內臣之始請明建言何不近援祖制遠援漢唐宋之覆轍以力諫即不然相率以去就爭之皇上神聖聰明當必轉圜而聽柰何泄泄沓沓坐視其至此極也臣于是不能不為諸輔咎焉當今票擬王坤之疏曷不直言奏上正義責坤為皇上遵祖制為朝廷持大權為天下昭公論而柰何唯唯以聽也夫今不爭後將何及矣臣

不意王坤為此言也廷臣僉謂此言者非必王坤所為也其文詞練達機鋒挑敵是必有陰邪險人附之而起而借王坤為發端以嘗試皇上此臣不為閹臣一時惜而深為國體惜深為天下治亂之大關惜也夫臣之言廷言也亦正言也祈皇上奉德臣確斥之生死惟命乃臣之心區區憂國之心也臣不惟愛朝廷愛世道并愛中官天中官權威亦非中官之福也方今擠結者漸多中外皇皇無敢為皇上言者天下事不堪再壞矣詩云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顧
皇上遵祖制從公論以工稽往古正責王坤而撤回內
差于以清議論而正國體消隱禍而課實功其于治平
之計豈細故哉
輔臣內臣兩失
二月左副都御史王志道疏言竊惟皇上差委內臣不
過核錢糧兵馬物料而已原非假以大臣小臣官評吏
議也迺迩年以來參疏日工論劾漸廣內則糾科道六曹

外則糾方面督撫又內則糾六曹卿貳會則糾輔臣矣此臣所謂越也夫國家之設輔臣不但責之參贊廷議也宮中府中陟罰臧否皆無非職掌若使內臣糾劾方面以侵撫按之權而輔臣不問內臣糾劾御史以侵掌院之權而輔臣不問內臣糾劾六科給事中以侵掌垣之權而輔臣不問內臣糾劾卿貳執政㪟㪟乎口含天憲手持朝綱而輔臣尚不問則將焉用彼輔臣哉詩不云乎楊園之道猗于畝丘言自卑而高也陵夷之漸

日甚一日始而忌剋焉終而迫塞廉遂使內臣得以操其長短肆其刺詆勢所必至無足怪者且中外諸臣其糾內臣者多矣輕者紛紛去國重者下獄置對而輔臣不能救也豈入告出不使人知耶將欲開而不能也抑能開而不欲耶臣仰皇上天地之心內臣外臣原自一視至公也近來內臣所糾韉蒙報可其糾內臣者未見一行輔臣何不舉而一體言之以成天地之公臣仰見皇上日月之照顯核登察各有本末亦至明也就內臣

中間有奉法循職者禮維越局者原自不同輔臣何不舉而分別言之以成日月之明臣見皇上雨露之澤體悉群臣無所不周至仁也今之建言者與被言者或放歸田里猶可引分自安或薄云降罰猶可勉力補過至下法司下詔獄如馬恩理高倬王忠孝孫肇興等實無不赦之罪而有可原之情輔臣何不一舉而以解紛爭之以速雨露之澤若此一事中外無不以之責望輔臣而尤以之責望首輔首輔于此必極力擔當乃或可自

安如再喋喋憒憒何以仰副明主知過諄諄諭留之意哉內臣之得失漸莫敢言南北之水火構鬬已極國廷臣之患亦非內臣之福也雖然猶可言也士氣易激亦易靡名誼易爭勢利亦易合也自今以前固患其爭自今以後猶慮其合也合則角口且化為稱誦不可言也履霜堅冰由來者漸不見其形願察其影皇上清明在躬睿哲如神何隱不燭豈將蕘言抑臣所不安于心不敢隱于君父之前且備員執法不但輔臣有以道事君

不可則止之義即微賤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分也
跪入于二月初八日召各部諸臣于文華殿侍班首呼
王忠道忠道出班跪而曰遣用內臣原非得已屢有諭
旨極是明白如何又有這一番議論昨王坤說有旨責
他棄委大體已存了如何又棄杜許多說內臣參的處
了參內臣的又處了但是處分各官都為內臣這等朝
廷之工別無政事都是內臣了種種誑謊不可枚舉別
的且不說即如王忠孝與燗不立人馬都喫不得他所

管何事這樣的養來該處他也說是為內官處了還說他臨汛時不能只一餐一文他若無情弊為何肯放這樣米豆又如為草場處的為軍器處的都說為內官又說一稍輕一獨重前兩廠已幾處從寬僅止降罰盔甲廠這番軍器着實不堪所以重處那安民廠稍堪所以稍輕那掌廠內臣劉守乾也是一同提問的如何止說是為內臣又如修整城守軍器王是光事綢繆金鉦鼙百管理連砲眼也都不開可不誤事胡良機巡按宣大

二年不爲不久撫賈大斯毫不覺察這也是不當處的
總是借一个題目但凡參過內臣就是護身符了這是
怎麼說悉道奏曰聖明在上豈容內外臣不奉公守法
其有不奉公守法者望上自有察知止爲近日內臣參
劾衙門諸臣受罪者多外廷皆以申救責備輔臣知無
不言不敢不採外廷責備之言入告及輔臣爲王坤所
參舉朝望上爲紀綱法度之憂臣仰體望上好問好察
無所不照豈可使中外紛紜之疑不以上聞臣閱海村

愚自以為輔臣該言的臣亦該言內臣既可糾廷臣廷臣亦糾內臣可也為法受罪諸臣風雨霜雷無非皇上之教生死榮辱無非臣子之分臣豈敢為諸臣出脫至臣說中不能詳慎語多謬誤罪當萬死志道說謬誤二字語音不明帝問輔臣是說甚麼輔臣廷儒代奏曰謬誤帝曰有這許多謬誤來你在朕前說謬誤書之史冊就不謬誤了帝又曰爾為憲臣從來有何建白既是知無不言還有軍國利弊大事何不奏來再四詰之志道

奏曰兵馬錢糧物料三者實當時急務此外未敢輕及
帝曰爾前疏只說王坤應管兵馬錢糧不該輕意侵及
輔臣這就是了如何有許多話說不論該處不該處一
概都是內臣難道朝廷事都是內臣做了你就說輔臣
有言臣可無言輔臣有言你知道處多少關係國家大
計一件不說因用內臣外邊不便作弊恰有王坤一疏
就張大起來有許多話說分遣內臣一事前面諭你都
盡知今故意借个題目挾制朝廷不便處你可謂奸巧

之極少頃又曰文武百官朕未嘗不信用誰肯打起精
神實心做事只是一味朦狥諉飾不得已差內臣查核
原出一時權宜若是參來不行差他做甚麼你們外臣
果肯做事朕何必要用內臣輔臣周延儒溫體仁吳宗
達鄭以偉徐光啟等同出班跪延儒奏曰臣等輔理無
狀義率無能在內部院各衙門在外督撫按各官不能
盡心修職以致封疆多事寇盜繁興皇上萬不得已遣
出內臣查核邊備原是憂勤圖治之苦心屢諭甚明外

廷皆知人于皇上原無不欽服只是臣等罪狀多端所
以外廷都來責備王志道說臣等不能申救不能執爭
也是外廷議論他就輕率入告伏望皇上特賜優容外
廷聞知感頌聖德帝色稍霽曰朕昨在講筵前日在平
臺面諭卿等甚明他這等議正是借好名目挾制朝廷
不使處他輔臣廷儒奏生殺予奪總命皇上朝廷處人
誰敢挾制還蒙聖諭詰責王志道種種誣揑情罪甚明
原是該處只是他的本心原非敢議論朝廷亦不是專

為內臣其意只是責備臣等溺職臣等原實有罪義當任受伏祈皇上委曲寬宥外廷人心自當帖然再不敢决有煩賣瀆擾聖懷帝曰各人分內職掌不修假借虛名張大其說占一个好地步再不管朝廷事體若何此是何心似這樣人品可堪憲紀表率諸御史可使得麽帝徐命輔臣承旨歸班沉思久之曰疏中誣捏欺項遂疏不盡本該挐問念輔臣申救候旨起去志道叩頭退隨革職回籍

培養人才

二月給事中孫晋疏言竊覩自古帝王聖明所與共天下者不過此賢士大夫而已未聞有獻棄一時而欲借才異代者慨自中外諸臣弗稱任使我皇上不得已而乃時為糾處士習未破士氣先靡國事無濟國體已傷識者致歎今日有君無臣凡属衣冠能無疚心雖然才難自古言之皇上于被罪諸臣或云降罰示懲或云使過勵後即今日銓臣發單咨訪何莫非仰副皇上求賢

若揭之意而以觀于今日之人才何如哉始猶詿誤見于庶僚今且幽因及于九列人徒見其有可念勤劬而一時蒙譴之故倘未能齊海共知將毋令勞臣任士聞而解體乎且夫知者千慮必有一失或因偶涉之疑而遂累其生平惜才貸錯真謂之何昔高皇帝論用人之道曰人之才知或有長短因短棄長則天下之才難矣若惟見其小節未觀大端而輒置之乃有天下無賢之歎文皇帝嘗顧侍臣曰君人之道犯極惡則不宥有小

善亦不棄人孰無過論小過而棄大善則為善者怠煌煌祖訓炳如日星用能開億萬世久安長治之基若惟知以督責神鼓舞胄不欲以愛惜為培養則凡人始終安能逆覩旦夕皆難自必誰復為國家奏功者天至大臣無戀國之思小臣有投閒之念雖非誼所忍言然而禮忠之訓不可誣也願皇上慎思之至若言者為國家之血脈榮衛賴以疏通胥開之使言惟恐不盡即皇上于建議諸臣亦準荷優容乃近王志道以大吏而膺顯

默遂覺一時顧忌之念重而諫諍之意衰不顧爲鳴鳳傾爲寒蟬此無他以皇上之喜怒爲言路之通塞耳臣竊慮之古人一言出而能令天子改容大臣避舍雖其上之重言亦言者之有以見重今則庸庸若此又何怪乎衆識之禮臣至比郵章如蟬鳴蛙鼓而莫之忌耶此臣願皇上于省紫言之中更有以作敢言之氣而併以是爲諸臣一正告也抑臣愚猶有進焉書稱虞帝知人則哲蓋惟其知賢是以任賢勿貳惟其知邪是以去邪

勿疑方今聖明當務之爲急者得毋在茲乎政臣不敢謂師濟盈朝但皇工不得不于其中擇而任之果使員那各見其真自然賞罰互成其是若斯粟粟而竟無一可信之人無一可聽之言以及退而謀之冥鴻在野誰作轉圜之望損作方新且有永棄之虞是必别有以稱工使者然後可圖知聖明在御萬無他慮第恐胥小伺隙頃刻不忘如逆桀之李桂芳且以身試矣此又陰陽剥復之機不可不深慮也

維廉恥振氣節

二月山西提學僉事袁繼咸疏言臣待罪禮曹督學晉省責有磨勵士習之責頑微臣兢兢守科條耳紀綱風動全藉廟堂捧誦明綸惓惓首崇德行大哉王言作人之術無適此者臣思士德行無他須以廉恥氣節為端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孔子亦曰行已有恥明乎士自待貴知恥也又謂事君有犯無隱宋儒亦曰直言敢諫之士必伏節死義之臣明乎士事君貴直節也蓋

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明主知其然故爲之委曲以養其心多方以作其氣誠以廉恥道衰忠諫弗聞天下事有不忍言者臣竊歎皇上禮士最優求言若渴天下之士不能仰體聖懷秉廉恥勵直節也故敢申德音于天下臣觀數年以來士大夫風節掃地矣獨賴皇上主持于上一時所延攬者非媚璫之逆豎即降逖之叛臣故明以廉恥風示天下使洗心滌慮共擢休明不意至今有大可異者如總理戶工二部內臣

有覲官齎冊之令臣度皇上允內臣之請所重將在清理文移剔釐奸蠹萬萬非祇辟臣屈膝內臣也乃此令一出靡然從風內臣既以此亦重大臣能不以此力爭遂使上自藩臬下至守令莫不次第趨蹌屏息垂頭得免呵責為幸嗟乎一人雖端萬國朔宗諸臣覲天子之先先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尚得有廉恥乎臣猶記逆璫方張時乾兒義子為之尚出不告朋友入不告妻子昏夜拜伏自以為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怪入覲諸臣

賢者亦且不敢立異以抗功令不幾率天下而無恥耶
此諸臣計事既畢留部者有耳目之寄遷職者有民社
之司奈何令屈辱至此臣思國家自有視典二百餘年
來曾有此風俗乎此臣所爲太息也乃若諫官以言爲
職者也古昔箴相工瞽則諫官隨之其敢諫能言者有
琴瑟鐘鼓以和其心有黄金既焉以旌其寵惟不言則
有墨刑言而被罰此衆世事非盛朝所宜有也近見科
臣李世祺以論輔臣温體仁吳宗達等皇上既降罰之

矣夜罪及考選之銓臣奚鳴虞天世祺所言當與否天
下自有公論即鳴虞律身汶汶降調亦不足惜所可惜
者非祖宗選用諫言初意耳語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
若鳴而箝其舌擊而紲其羽養鳳與養鷹何異竊謂朝
廷之與言官何以異此且夫大臣者皇上之股肱也言
官者皇上之耳目也大臣有過言官不得言言之則斥
為比邪皇上試問言官以從諛大臣者為邪乎糾正大
臣者為邪乎言官與大臣忤則以為比合言官與大臣

合交結詭隨浸無可否其為內比禍不更烈乎伏覩皇上屢飭無我好賢納諫此必非皇上意也即偶出皇上意為大臣者亦當以崔羣李絳文彥博為法委曲申救廣皇上諫諍之益不當降此重罰以箝天下之口也此令一出臣恐人人以是為戒令知推考選在即銓臣必將徧問諸臣曰汝必不忝大臣然後授之臺諫是養鳳而不欲其鳴養鷹而不欲其擊臺諫相與括囊免咎為大臣者終身無敢議其後此大臣所甚利也臣所甚憂

試考之祖宗設立言官初意二百餘年來曾有此事體乎此又臣所為太息也夫皇上所最重者庶職而天下謂以拜跪中官為朝廷之令甲皇上所樂聽者直言天下謂以攻擊貴近為天子之嚴開若此者非皇上自為挽回其波不止伏乞皇上渙發大號布聖懷于天下勅諭總理內臣以後當以肅蔽截根為事不必屈辱外臣以明一己之重更勅銓部諸臣以後考選臺諫仍當取其不避權貴直言無隱者先昭言路不得容嘿充數玷

清班而誤國家如是庶耻立正氣伸不可維天下之士習以廣聖主之聰明試雖中外諸臣聞而怨臣恨臣臣不惜也臣一片拙忠不敢以內外易念實見庶耻氣節二者為士風德立行第一義敢循職掌陳其區區以推廣皇上作人之意伏乞皇上垂聽

請行謚典

三月禮部尚書黃汝良疏言查得大明會典一款文武大臣應得謚者禮部廣加咨詢稽核名實開有應謚未

經題請及題請未蒙賜予者不論遠近許撫按及科道
從公舉奏門覆補給乃自天啓元年題請應謚兵部尚
書伍文定等八十三人外以後未及舉行至崇禎元年
本部因謚典愆期題請得旨將歷年部過大臣并先年
靖難忠諫及幽人謚璞者亦得列名冊内發單咨訪于
時將賜謚者僅鄒元標等十四人除已奉明旨准謚者
不發單外其餘雖發單咨訪而各衙門回覆杳然大典
久稽正緣坐此耳合無勅下臣部將科臣條議諸欵并

光後議諡諸臣刋成書册行文南北九卿詹翰科道等官從公註明何人應諡其品行勳猷建白節概文學若何亦務協公虛詳慎四字限以時日刻期報部本部略訪銓部保舉之例將原單存案俟覆題請日併抄呈御覽庶人情無敢濫徇大典不致稽緩滋號一朝華袞千載佐爵賞威令之所不及者其亦足乎

農臣下獄

上以戶部尚書畢自嚴查核考選錢根蒙混革職下刑

部勘問三月初六日御史李右諫工疏曰臣見戶部尚書畢自嚴因鄭友玄代輸金花銀兩奉旨着法司提問輦轂之下無不驚駭既而自嚴因服闋副闕往請紆拴道路屬目無不咨嗟臣昨從邸報中覩其回話一疏于友玄之代輸屢奉明旨查核乃當日浮胥緣故竟未明白剖陳皇工責以狀玩而立下之理真所謂自貽伊戚也但皇工于股肱心膂素加優渥而于祥刑慎獄尤注宸衷今自嚴于六卿之內首膺宮銜非小臣比也尋拯扑

務已閱六載非新進比也且開衆時兵警倉皇籌畫備
稍覺無缺誤又非安居坐嘯比也合之律例八議所謂
職事官三品以上及大將吏守職奉公議貴議勤均似
可以比附者且以事情虛心推究反較熱中考選輸銀
奉進罪首也自嚴始緣護惜維成支飾罪次也首犯罪
狀尚未訊明波累之人先論圜土輕重已似失倫矣且
自嚴年既衰祇病復纏綿憂鬱煎熬必致委蛇如或溘
先朝露即與日者終遜皇上解網之恩欲補救以自新

其路矣從于臣讀漢臣賈誼之言曰廉遠地則堂高廉近地則堂卑三公之貴天子已改容而禮之則不宜復加以係紲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遠不敬也又聞谷永之告其主也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犬馬有勞于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哉誼之語蓋為漢相勃之逮繫而發永之疏亦緣陳湯有定西域之功以言事下獄也卒之而主轉圜以聽列皇工堯舜比隆而吁咈無聞者乎臣亦非敢謂自嚴之罪可以概置

勿問弟祈皇上稍示寬容豁其囹圄俾束身私寓俟友
鋌解至日同治以應得之罪庶于三尺之法大臣之體
兩無所虧耳臣又思陽和寒沍乃四序之恆經風雨雷
霆係神工之不測偶值肅殺太過已覺庶類不堪況乃
摧擊頻加未免元和有損臣伏見年來九列之內或以
狂言被譴或以瀆請蒙褫令復摘至再三其勢必將拖
逮我皇上並同天地恩猶父母震疊之所施原屬全生
妙用但宥過矜愚嘉與更始實群工所共祈而匪一二

人之私忿也又臣于自嚴原非同鄉亦無宿識上年以滞解新餉談叅經年無端受抑然臣從國家大體起見自不敢以私隙而嘿嘿處此也既工不允吳甘來復上疏略曰自嚴之罪工責其蒙狥然其罪豈獨在蒙狥哉敬歷多年不能保其終罪一也自嚴不能保其終致皇工不能全其愆罪二也望八之年閒關入獄萬一瘐死獄中使人疑皇工薄待老臣罪三也疏入隨令寫所俟議

廷評類題

四月大理寺疏言查得臣寺職掌具在衙門事宜一書內稱凡評允人犯奉有欽依單本具題曰單題其死罪京詳外詳俱五起一曰類題又查刑部事宜內載大理寺審允者死罪俟類題命下之日出平允劄合未允者出駁回劄合合此五起類題之所據也惟是死罪有立決秋決二項歷來外詳類題不分立決秋决獨京詳分別二次各候足五起不知起自何年沿成故事臣等故

不敢傳會典制也恭繹明旨立決重案應否延停尤待
因反覆參詳立決人犯除平幼悖逆外係强盜者十之
九所謂禦人國門不待教而誅者也但臣等竊見京詳
盜案與外不同州縣盜發事主先有鮮狀有失單及失
主擒獲質對月日贓狀一審了然京師多憑番捕之手
獲盜未必皆真盜未必皆獲即其有贓有證而失主皆
非正身賍物概係原平失出則有出押之虞失入遂傷
好生之德且州縣訊鞫强盜賍真証確然猶府道司院

啓崇批駁稍餘生路復入恤刑矜疑之旨此其開詳到
寺次第奏讞不知幾閲年歲京師則自城捕獲賊送部
成招過寺候題其間情罪之未協者惟有臣等之一駁
耳即候足五起進不過以月計而爰書既上死者不可
復生矣臣等愚鈍恨無片言折獄之明而仰體欽恤之
仁俯思平反之職于此等重辟何敢率意從事雖題稿
已具尚有疑竇再行駁確者則未嘗不俟五起之例
庶得以踟躇而審也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書曰要囚

服念至五六日至于旬日丕蔽要囚聖人之意豈為凶人延停久待緩至旬日者哉政惟濫及無辜必再三求其生而不得然後赦之也臣等前疏已及此今擬議未奏間接邸報該刑部題為遵旨認限事奉聖旨這各司所未完事件既立有限期併在內各衙門在外各撫按一體祇遵查緝審結但獄得情万無枉縱都着詳鞫確擬稱朕慎恤之意不得藉口拗究任意出入欽此臣等恭誦綸音其與聖經相為表裏固知責成速獄原期于

得情無枉縱非但以速為能而已也伏乞皇上欽定以後京詳互決重案或仍舊足五起類題或照外詳例與秋決欵足五起類題總求詳確以符祥刑從此永為典制無畫一之令既飭而隱閣之弊愈清矣

廣推閣員

六月允大學士周延儒回籍命廣推閣員吏科給事中宋權跪言皇上痌瘝良弼應如飢渴枚卜之命當在旦晚然得人難矣金甌則卜之于天廷推則卜之于人將

簡則下之于聖心而諸臣之報効終無以稱聖恩之高深則何以鼓害伏而思舜舉皋陶湯舉伊尹所舉者一人耳而天下胥化惟其選于衆也闢四門而羅之非執一途而收之也日者煌煌聖諭謂館員應令先歷知推蓋欲練機務先習民社裕應務才宏遠職為館員俾歷知推者樹人也樹人猶樹木然始而弱植既而扶把既而合抱又既而排雲干霄其收效須數十年之後即速亦須十年而今日南北內外在籍豈無歷民社者乎夫

政府援之詞林從來雖爲事業竹帛勲名師師有人然此外不妨搏求而間用之祖宗朝歴有行之者永樂以及嘉靖以前如黄淮則起自中書舍人楊士竒則起自王府審理胡儼起于知縣薛瑄以御史見推李賢以郎中前枝楊一清以邉方總制而召入張孚敬以南京主事而起遷盖翰林明習國家典故而民務未嘗身親則衙門歴歷中外事情而經筵未嘗習熟参而用之正鹽梅相資水火交濟之誼今簡用閣臣詞林不拘多寡而

別衙門一分揆地之一席勿分方隅勿泥資格質諸之
國人獨斷之宸衷期得一人以充贖典斯拔茅連茹之
盛事也此就目前論之向後之館員業從外吏而入則
讀書中秘者皆其深練于社稷民人之事今猶相資交
濟而後且殊塗同歸召伯之巡行即為啟沃方叔之背
衆即為戡定真千載明良之一時矣

降罰帶陞

六月吏部尚書存長庚疏言朝廷設官置吏佐理分猷

內而部屬曹郎外而監司郡守有一官即有一官之職業非容曠也目擊于多事之時倚辦群工之用一切員缺豈可久懸乃戶工兩部每少掌印之郎中首責諸方難擇相應之道府蓋以上各缺定須擇人而所擇人者必有一缺而有數人方可施其擇也茲字內大郡有缺至四五而人尚不能得一二以致資俸本淺者反躐最深者居前品望卓絕者不得與尋常者同權援厥所由則以降罰多而考核少也試觀各部司屬非掌印則管

差其間不經降罰者有紀降罰者既開復之無日差滿者又考核之多稽主事不得陞員外郎中員外郎中不得陞道府北部無可陞轉必借才于南而南部近亦寥寥義雖容其揀擇用人之法至此而益窮矣邇來水旱頻仍盜賊竊發有司綏循良之收而民喪樂生之心所恃殫壓拊撫全賴道府若任缺官曠事或至任用匪人究臣等以溺職之罪因此雖辭而亦何補于事勢之窮也臣等以為降罰一節原假薄譴用示激勵臣部議有

三則屢奉明旨內如多官中原因詿誤罪輕時久而又著有勞績倘值兵荒地方急缺道府容臣部于內擇其才品相宜酌請開復量行推用或仍所降俸級于新任內一體降任蓋地方多事各官正可為維新補過之圖易于自見其怠玩不効者二罪並論尤宜從重處分以此定其功過賞勸懲之權衡也至于差滿者速行考核無令養俸以逍遙于局外其罰俸者原有定期更有于新舊任內總計通筭以委曲于法中期于事體無碍而

銓叙有稗總之　有一人之實用多一用即備一
員之選擇厥後任使得人事無掣肘其于皇工責成望
治之盛心亦可以藉手于萬一矣

　疏安遠人

六年以朝鮮私買違禁之物東廠秘聞即命驗其包箱
丞奴四所請火藥禮部尚書黄汝良工疏曰朝鮮琴路
海外雖為邊海之荒服實為中國之外藩振會典所載
洪武永樂正統嘉靖年間往往優以賜賚許其陳乞為

歷年閒關白侵犯朝鮮國家至為遣將調兵以綏靖之正惟示以懷柔賓其屏翰耳春秋傳曰王者不治四裔歐陽修解曰外裔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班超亦曰治遠裔當務從簡易祖宗之懷柔實取斯義竊謂市易一事正欲防範于將來不徒苛索于既往惟當嚴治導誘之奸宄不必顯示谿刻于功令向之明旨所謂毋戢使臣者其深謀遠慮也今開初驗包箱使臣捫心痛哭曰此後不敢復來也若推索再三其驚心必甚至欽賞硝

貢三千斤已奉有明旨令工部給與矣今若反汗追出
彼必借為疑端重懷怨望歸語其王枝節横生以二百
七十年効順之屬國一朝翦為寇讐無論挺而走險變
故難並即奉貢不來此時將問之乎抑不問之乎啟封
疆之大釁係駕馭之遠猷設紛紜誰執其咎杞人過慮
㝡欵有在于斯臣等寧受游移滕混之責不敢不剖心
瀆陳也

申飭科揚

六月諭禮部尚書試錄文既刻士子名宜用真卷示信即選加刪潤不得盡掩本色考官仍加意後場有博通經史既暢時務者前場稍遜亦許將拔命題須明白正大近理切時無得實學通才以資任用不得詭僻瑣裂有乖典制違者部科參處

諸謚遺也

六月南戶部侍郎呂維祺疏言項閱邸報崇禎五年十月禮科都給事中張國維題請為議謚久稽勵世宜急

事奉旨謚典又稽這條奏事宜看禮部看議來說欽此

據科臣說稱項有為遜國諸臣請謚者奉旨下部酌議

仰見皇上表忠至意超越千古等因又稱冊內既臚遜

國諸臣而純忠如卓敬輩尚不載豈非盛典有缺等因

竊惟謚者闡幽顯微之公典正勵世磨鈍之大權如靖

難死事諸臣方孝孺之死不草詔甘殞十族徐輝祖之

巷戰不屈被幽自裁景清之緋衣挾及精英迸見黃觀

之自投羅殺妻女皆沉以及陳迪鐵鉉練黃諸臣之五

愴悲歌皆立燕肉甘碌杌楮爪藤轉抄皆工不愧皇天下不愧堯舜即我成祖文皇帝亦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又曰諸臣盡忠于我太祖故盡忠于建文又曰立賢無方使練子寧尚在朕當用之大哉列聖遞顯光昭于古願其昭昭在人耳目間或與臣部無涉者臣不敢贅惟就科臣所稱卓敬訪冊遺載者在南言南在戶言戶卓敬改戶部左侍郎也臣謹詳擇遺乘卓敬字維恭浙江瑞安人登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升宗

人用經歷進戶部左侍郎建文初敬密奏曰北平強幹
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
者幾也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
能察建文覽奏大驚翌日語敬曰骨肉至親卿何得及
此成祖即位責敬不奉迎怒欲殺敬而憐其才語廣孝
曰諸奸臣皆欲首害朕惟敬陳徙封內地若能聽其言
則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
探囊取物耳使敬言用陛下豈有今日于是敬遂死敬

臨時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畧無經畫死有餘辜致神色
凜然經日猶如生成祖嘆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卓敬可
謂不負其君今南都見有公祠郡祠見太祖養士之報
成祖嘉忠之意與三百年人心天理不死只徵焉在臣
部則敬為光達不忍泯其孤忠在國家則敬為純臣儘
可以風頑鈍科臣以純忠目敬良非溢美伏乞勅下該
部看議補入謚冊議定舉行以光大典

帝四子生

六月上傳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朕弟四子生禮妃田氏
出後封永王

起用舊輔

七月初一日諭吏部舊輔何如寵忠誠端亮未竟鴻猷
且用前恙久已平復今時事多艱亟須元臣匡濟便差
官召來同體仁夾輔協恭佐理敬諭　如寵以老疾辭免
不允行至中途又具疏懇辭刑科給事中黃紹傑上疏
曰從來君子小人不能並立如寵徘徊瞻顧則次輔體

仁當知所自處矣自體仁為相水旱瘠殍盜賊死亡所變理固如是乎秉政既久窺肯必熟中外諸臣承奉其意用一人則曰此出體仁不合也行一事則曰此體仁所不樂也凡此皆召變之由乞命體仁引咎辭位以杜妨賢路帝斥之

五府屯軍

五軍都督府成國公朱純仁疏言本府所轄十七衛除兼地三衛外其有屯及丁者十四衛內又除守陵三衛

實在十一衛也總地而言則二千六百頃有零總丁查則五千九百名向來正丁遇事則總調無事則隨京營弁各衙門操練未嘗有優游畎畝者所有餘丁種此屯地每額納豆粮二千七百石有零銀三千四百兩有零至今或以屯地而指民村或以救民而詭軍戶因循日久混無可詢如考本府所轄二百四十餘屯近止清屯僅五十餘丁矣此會同撫按公同有司查勘各有清冊可按今日救萬本府不得而知也間有餘丁未免左

弱強半如欲拈跳必至離根且此輩分布而還居止可保鄉曲若使之操戈執銳恐亦不能人人爲聚根也

上遣官催徵

七月內侍張彝憲查戶工二部通欠錢糧一千一百餘石帝命遣科員分催給事中范淑泰上疏言自督稅日嚴而納賦日苦有司督心于殿最災民畢命于皮毛層層相積轉至通欠今欲滿一千七百之數嚴飭州縣徐理而吾閩之不出十年或可漸足若分遣科道奔走天

下勢必至惑逃匿吏政難端宣國之福乎允之

霍丘鍋異

巡按御史饒京報穎川道申爲惡詳稱霍丘縣于十二月二十九日該縣忽有一鍋飛來上載木甑二口從東北飛至縣治迴遶再三遂至于市民陸和家而落事出怪異相應奏聞

織染戶稅大害

七月南道御史左佩弦疏言南中第一苛政如近年織

染局之衆商蕪湖關之户税足已蓋織染一局有絲商紅花商金條上往例上江西縣歲僉有一十九名年来未僉之先巧者營謀多方躲避迨其僉時所點類皆中下力不能營求脫免者也于是明以五六家三四家一番報僉人百餘名入官府若登鬼籙額價尚属望梅催迫先同寇賊計無復之勢必稱貸稱貸不足勢必賣産賣産不足賣及子女割肉敲骨罄力若完然料既入矣應得之官銀同石沉海矣守候經年杳不可得欲得則

貲且不貲矮指到手不過強半是以一經僉報輒以身殉縊者溺水者削髮逃者引頸刎者比比而是興言及此凡欲為之分痛哭矣天山龍火藻正宜合歡欣頌戴之聲以為祝釐若歛一路之苦而為之臣子不忍知也臣查供應機房歷來折價平買仰遵如天之德一視之仁將織染局准照供應機房之例則採辦依時物料精美工不誤國下不病民利于商人又利于局矣至于蕪湖戶稅之害尤有不忍言者蕪湖去南都水路三百里

而逕設有工部竹木一税各項畫一無容更議至户税
之設臣不能詳考第聞神宗朝以府判轄管事在有司
尚有撫按稽察之令爲之欽差户部矣立莘之初止及
行商近關税及居貨初起時且云以貨估船非船估貨
此兩句正是禍胎何也蕪湖一區路通九省百貨駢泊
萬艘挨發貨一估則多寡貴賤不得不驗則不得不稽
留曠日持久擾而遇風怒颶巨測而商旅有胥溺之患
且臣聞此關吏書一百名省察二十四員巡攔六十名

鈔庫一百二十家工匠書役三百名夜巡六十名皇工軍需之費祗取三萬而官吏棍徒所得不貲近督臣洞悉前弊業照九江裁頭之議矣臣愚以為可言然有不得不言者論裁頭矣而又論精細是名雖與九江同而法獨與九江異則估之一字害之大端也乞勅南京九卿科道從長會議要于國計不失三萬之原額而于商賈不受多方之重困更祈天語申飭部臣歲事之後該部嚴加考核仍許臣等不時採訪但有移躋據實以聞

厥幾有所顧忌不然彼肆行者猶敢同聲雄踞江干商賈裹足豈聖明之世所宜有乎

內外用人

八月吏部尚書李長庚疏言臣等伏讀聖諭見皇上于制科之內而寓鄉舉里選之規端蒙養之初而以為經明行修之本而尤加意館員科道仰習政務民情二甲以下俱應涉歷考選仰見皇上慎重吏治民生至意臣等謹再四商榷切念皇上所申飭者祖宗從來之典則

所專注者令日實用之人才必舊制新規兩相參合而
無悖方敢入告查得國家學校自永樂以來每科二三
甲進士內考選庶吉士教習讀書歷代沿守自應遵行
惟是每科遴選欽定數目倍宜慎重及散留之日酌定
精詳以光祖制而又于各官考選之時擇其民務練達
學行兼優者量補翰林員數總期得賢毋濫則論思之
地內外兼資良法美意莫此為備矣舊例二甲進士選
各部主事知州三甲進士選大理寺評事太常寺博士

中書舍人行人司行人各府推官知縣蓋主事分歷六曹各有所司莫非政務亦莫非民事也而知州之缺則宇內設州原少每省多者二十餘缺次者十餘缺少者一二缺其間繁簡不同選服各異進士貢舉三途并選是以每選知州多不過三五人而進士則一二人止耳若今之盡歷外任則各部主事選授無人必至歷曹廢事而知州缺少候選為難反成壅滯在部有缺而無人在州有人而少缺是選法亦有時而窮也查向例二甲

首選九名十名選州以後名數達五達十者選州自四
十而後不選州其于外缺誠為不少相應仰體明旨涉
歴之意將二甲七十名前三十五名選授主事後三十
五名選授知州每選照依應選員缺分取如一時州缺
出少則各官願選推官知縣者聽蓋二甲多以不得考
選為限今准其考選則外補亦所願赴也至于三甲如
將士中書舍人止有進士除授原無別項陞選之途而
每年三甲內選京職者止十之二選知推者十之八是

外原數倍也則三甲仍照舊例職選無容再議及至考選之日通將二甲主事知州三甲評博中行推官知縣國子監博士并外將爲教官一體考選分別等第補翰林員缺次補科道以及部寺又次者補同知通判則憲章典制燦茂新規內外均需用之途清華皆涉歷之選矣允行

課銀納錢

八月戶部疏言竊見皇上軫念民窮嚴禁火耗不啻三

申五令矣乃職等謂火耗之害在窮民爲尤甚盖單丁小戶額餘不過分餘錢數而數目愈少輸納愈難換銀有虧折之費看銀有成色之費及至櫃多稱兌分釐毫忽之間添入等盤竟同烏有毋怪加倍收之而價零合總羨餘視富民反多此皆赤子剜肉醫創之隱痛而不肖有司充橐潤囊容私藏也故革火耗尤恤窮民請自今額銀不及一兩者盡令收錢照依時價上納惟一兩以上方許收銀銀則分兩淆易錢則數目有定雖有墨

吏亦不能以一科十以十科百也其所收之錢即充官
吏師生民皂俸廩工食等項支銷如此則火耗之弊稍
除而窮民亦為之少蘇矣再照納錢一說言者先曾條
陳臣部亦經題覆至今阻格不行則有司羨餘之弊不
能剗也今令行天下州縣刊刻石碑竪衙門一體曉諭遵
行該撫按實加體訪有故違者將糾重處庶有司奉行
惟謹窮民得沾實惠允之

蠲松稅賦

九月給事中李世祺疏言竊槪天下財賦大半取給東南東南輸賦重者無如蘇松等數郡有京邊有漕白有織造有存留其他項雜解種種不一自工方供應至九邊軍需水輸陸挽誰不責之數郡之民民孰非朝廷急公終事之民也然而愉將既允膏血已殆往時比屋豐盈今則閭閻若掃矣往時素封累累今則富戶先逃矣往時膏腴之產人爭角市今則彌犇求售而人莫之顧矣以為盡屬天時豈前此歲皆豐稔以為盡屬人事豈

前此吏皆循良則天時交困之際此極止矣一歲全收
僅足供一歲之賦若無其舊者必至負其新者故責前
歲之帶徵必成今歲之舊欠今歲之見欠又作來歲之
帶徵此三吳逋賦年復一年迄無定期官于三吳之叅
罰人復一人終無了日也加以年來水旱災傷無歲不
有田無半入課必前徵且數年積逋必欲責之一歲此
小民無以疾首蹙額庶幾一逢稔熟以紓須臾死耳乃
今六月二十五日颶風三發從來所未聞者姑蘇城內

水深四五尺蓋以吳松江口久塞不開水利之官徒設
無人過而問者計此時民已無家寧止無蔵新者且若
其無出舊者更何從徵此在撫按當時勘災傷之告皇
上必有非常德意以拯吳民臣獨以為仳倆而集哀
鴻莫若先緩帶徵之令昔洪武時戶部奏蘇州連逋三
十餘萬請罪其官高皇帝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府之用
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償民困可知若罪之官必責之
民民無生矣今免之臣仰見皇上之心即高皇帝之心

但當此三空四盡之日何敢易言蠲免得如江右逋欠
金花事例每年帶徵十分之二如遇凶荒再為壓至次
年是有帶徵之實而無預徵之實朔逹未嘗蠲以金花
小民已不啻出之湯火不然天已厄之人復迫之彼有
司借口曰功令如是耳遑恤其他臣恐挺而走險將有
秦晉燎原之憂合將死溝壑又誰為望工深耕易耨以
辦此億萬年惟正之供臣言及此此為天下大勢計不獨
為一隅計也